



倒台 ——昂纳克答问录

〔德国〕 赖因霍尔德·安德特 沃尔夫冈·赫兹贝格 著



倒 台

——昂纳克答问录

[德] 赖因霍尔德·安德特 著
沃尔夫冈·赫兹贝格 编

顾增文 包克伦 卢永建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Reinhold Andert Wolfgang Herzberg

Der Sturz

Erich Honecker im Kreuzverhör

Aufbau-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根据柏林与魏玛建设出版社1990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范建民

封面设计：孙 敏

倒 台

——昂纳克答问录

[德] 赖因霍尔德·安德特 著
沃尔夫冈·赫兹贝格

顾增文 包克伦 卢永建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125 字数：202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012-0525-6/D·96 定价：4.1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下台后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录。内容包括1989年东欧巨变的原因及经过、民主德国历史上的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和昂纳克本人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昂纳克自民主德国成立起即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46年当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8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71年起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976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10月辞职。尤其是在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和国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因此本书对了解原民主德国的历史及昂纳克本人的政治观点和活动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前　　言

——历史上还从未见过有哪一个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就其总体而言，仍然不得不低于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分子与阶层，这乃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命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在此矛盾之中，潜伏着极大危险……

（摘自格拉姆西1926年致苏共中央的信）

现实社会主义，至少在欧洲，显然已告失败。

然而，关于其缺乏改革能力及其突然崩溃的原因的深入研究则尚处于初步阶段，更何况我们自己仍置身于1945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历史以及1917年以来世界历史最深刻变化之中。

尽管如此，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曾经相信过现实的、并非臆造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并且作为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制度，将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现实选择。其中，有许多人希望尽可能地在现有范围内对其进行改良，并且不惜因此而忍受各种痛苦。现在，这部分人尤为感到失望。如同我们自己在这本答问录中所做的那样，正是这部分人急于想了解，现实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

其崩溃的关键原因之一肯定在于所有权力高度集中地掌握在党内极少数人手里。而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这极少数人，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呢？俄国人契尔年科病逝，让位给戈尔巴

乔夫，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却岌岌可危。波兰人雅鲁泽尔斯基曾经尝试过历史性妥协，最后不得不引退到一个几乎毫无权力的总统职位。捷克人雅盖什和保加利亚人日夫科夫则作为领取养老金者，安居在他们的寓所。在流血的下台过程中，罗马尼亚人齐奥塞斯库被就地正法。

在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只有德国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前民主德国的第一号人物。

身患重病的埃里希·昂纳克，在被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解除职务之后，不得不在柏林广慈医院再次接受手术治疗。除了其夫人和女儿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去探望过他。一位西柏林牧师送去一本圣经，一位东柏林艺术家送去一束鲜花。如此而已。

在他出院前夕，检察院人员和刑事警察占领了病房，并以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和所谓的叛国罪嫌疑为由，将他逮捕。天刚蒙蒙亮，他就被带到了鲁姆默尔斯堡监狱。两天之后，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以及缺乏足够法律证据，他再次获释。在纳粹统治时期，昂纳克曾因叛国罪被判处10年监禁。然而，现在他该到何处去呢？

有人愿意在市中心为他提供两居室一套的住所。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接受。这时，过去被诅咒的教会出面帮忙。教会因此而再次受到诅咒。柏林以北约50公里处，有一个村子名叫洛伯塔尔，霍尔默牧师兼任该村村长。他在自己两层楼的住房中腾出楼上的两间房间，提供给落难的昂纳克夫妇。

记者、信件、电话和爆炸威胁等干扰日见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莫德罗过渡政府决定为昂纳克寻找一条“出路”：民主德国政府设在林多夫的一座招待所。昂纳克夫妇搬到那里后，大约有150人当天晚上就在窗前高呼：“刽子手，罪

犯，绞死他们！”

次日上午，昂纳克夫妇又重新坐进了律师的汽车。汽车穿过情绪激昂的人群。人们用石块和棍棒敲打着车顶，恨不得将车中人砸成肉饼。

在这期间，苏联使馆表示可以将昂纳克夫妇安置在贝利茨的苏军中心医院。自从1990年4月初以来，昂纳克夫妇就生活在那里，一天24小时受到保护和治疗，同时也在等待对昂纳克一案调查的结果。

有人要问，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整理答问录的主要动机究竟何在呢？

采访的契机更多出于偶然。在昂纳克夫妇落难之前，本书的两名整理者并不认识他们。赖因霍尔德·安德特仅仅认识昂纳克的一个女儿。那时，在柏林的一个新建居民区里，他们曾经做过多年邻居。昂纳克下台之后不久，他意外地在其女儿索妮娅家中首次见到了昂纳克夫人。从此以后，双方进行过多次交谈和讨论，并同昂纳克夫妇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最终导致了这本书的出版。

在整理过程中，赖因霍尔德·安德特请求沃尔夫冈·赫兹贝格予以合作，因为后者从事写作多年，对在录音基础上整理文献具有一定经验，其中包括设计问题、提问方式、文字加工、语法修辞以及按照某种既定的历史角度整理材料等等。

昂纳克答问录的初稿于1990年2月至5月完成，其成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首先出于采访者的迫切需要。他们很希望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批判性地采访原民主德国头号人物，因为他毕竟身居领导地位长达三分之一世纪，参与决定和驾驭过民主德国的命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开始时

抱有巨大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日益失望，最后终于起而反抗。了解这段历史，乃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二，昂纳克离开权力中心之后，不管有意无意，始终处于毫无尊严的沉默之中。此次采访有助于打破这种沉默。与此同时，他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于自己下台的原因以及针对他本人的大量攻击，借此机会首次详尽地发表看法，而并非对记者仅作只言片语的表态。

第三，心理因素对该书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如何，昂纳克始终处于各种意外事件和内心巨大压力之下。因此，尽管问题尖刻，但他仍然感到此次采访是某种解脱。

诚然，最后两点原因肯定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愿意同我们进行这一不寻常的谈话。

埃里希·昂纳克何许人也？其夫人玛戈特何许人也？

对于他的下台，以及社会主义不仅在民主德国失败，他究竟作何感想？

在他看来，主要原因何在，个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昂纳克为何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与改革，并且直到最后仍然反对将这一政策应用于民主德国？

鉴于民主德国日趋消亡，德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统一的进程加速，他的感觉如何？

他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

除此之外，为了弄清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个人因素，我们也问及了昂纳克一生中所经历的重要时期。因为我们也希望，人们能由此找到对业已失败了的政策批判性理解的钥匙。

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既不是吹捧昂纳克夫妇，也并非反对昂纳克夫妇的一本书。

整理者的唯一意图在于，揭示其感情、思维和行为结构

的奥秘，以及往往令人震惊的意识形态的扭曲与神话。采访是以现实事件为出发点，以昂纳克夫妇的经历以及德国和苏联1945年前后的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塑造了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也打上了他们的印记。不管人们如何评价采访双方的人物和观点，但该书所有的参与者都愿意努力为浩瀚的分析材料添砖加瓦。因此，该书内容值得批判性地加以了解，以便通过这条途径，为寻找社会主义不仅在德意志土地上失败的真正原因作出贡献。

或许过去的社会结构、政治文明水准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证明难以持久——然而，巨大的社会与全球性挑战却依然存在！对此，社会主义曾经徒劳地寻找过答案，并且也许因此而可悲地失败了。上述挑战，刻不容缓地需要新的解决办法。而迄今为止，现代资本主义亦未能作出答复。当前，人类的生存可以说是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

我们希望，毫无偏见和富有批判精神的国内和国际舆论能够欢迎该书的出版。它们不应满足于错误的新老神话，以及对有关人物脱离历史的指责。

现在，为了寻求真谛，除了某些人的道义责任之外，人们还应该逐点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弱点的深刻历史原因，以及像昂纳克夫妇这样的代表人物个人色彩的深刻历史原因，因为他们过去毕竟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家庭。

或许，人们还应该问得更多，更深刻，或者使用另外一种提问方法。可是，昂纳克夫妇的体质极度虚弱，每天只能采访有限的时间；同时，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极其劳神，我们受到时间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此次采访活动。

除此之外，采访者本人并非专业历史学家、法律专家、心理学家，或者政治家。我们更多地是作为艺术工作者，出

于一代人的深切不幸而提出问题的。这代人站在自己的理想废墟面前，不仅希望追究被采访者的责任，而且也在自我反省。要弄清昂纳克夫妇的教条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往往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我们谈到那些成为斯大林主义政策直接牺牲品的人们的时候。这些牺牲者在遭受目无法制的行为时，他们的反应能力低得令人吃惊。这是一种极大的压抑的表现。

尽管如此，对于德国战后历史上的这位重要政治家——他在德意志土地上领导进行社会主义试验几乎达20载之久，以及他的历史责任、功绩和局限性，尚未作出最后定论。这不仅仅要留待德国的历史进程去完成。

我们保证，此次采访是具有权威性的，其内容同作为基础的录音磁带是相一致的。

赖因霍尔德·安德特

沃尔夫冈·赫兹贝格

1990年11月9日于柏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倒台及对其本人带来的后果（1989— 1990年）.....	1
第二章 近年来的危机（1985—1989年）.....	26
第三章 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1912— 1945年）.....	59
第四章 战后时期（1945—1955年）.....	122
第五章 乌布利希的王储（1956—1971年）.....	159
第六章 担任党政首脑（1971—1989年）.....	167
第七章 指责.....	223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251

第一章

倒台及对其本人带来的后果 (1989—1990年)

第一节 初步感受

首先我们想问，对您的下台，民主德国的消亡，甚至整个社会主义的崩溃，您作何感想，因为您曾经将建设社会主义视为自己的毕生任务？

对我说来，自然有全世界崩溃之感。然而，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自己，而且关系到所有大力投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人们。从这一角度看，我对所有那些人表示极大的理解：他们说，我们徒劳地工作了40年，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说的都是对的，这确实是不可能的。过去40年中，我们在困难条件下所做的一切，必将活在未来的斗争之中。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到我们所取得的社会成果。为了维护这一成果，尤其是工人们业已走上了街头，人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崩溃表示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朝着一个新世界而崛起。我知道，自己将不会再经历这一切。可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形势的发展将会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抉择，社会主义最终将确立起来。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您认为您下台的主要原因究竟何在？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的下台乃是一场大规模阴谋的结果。迄今为止，阴谋的策划者仍躲在幕后。今天，那些承认这一行为的人不过是走卒而已。这里发生的大事件，并非一朝一夕所产生，而是长期谋求改变欧洲舞台，甚至世界舞台的结果。今天的机遇可以证明这一点。1987年，我们就得到来自华盛顿的信号。我们没能并且也不愿意将它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此外，早在1987年，我们驻莫斯科的柯尼希大使就已经发现，许多苏联作者在各种新闻媒介上撰写文章，称“消除德国的分裂”成了当今迫切的政治任务。

“消除德国的分裂”，被视为对建立“欧洲大厦”的贡献。根据当时的形势，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只能改变民主德国的制度。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自从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9中全会上辞职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民主德国这列火车所行驶的轨道，其方向是将民主德国出卖给联邦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发展的结果，在中欧和东欧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过巨大积极作用。它的崩溃，加速了上述进程。无论如何，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历史的一个脚注。

如意算盘已经得逞。驶向欧洲大厦、德意志的欧洲的时刻表业已完成。如果轨道不发生故障，列车将按照联邦德国的意志抵达目的地。至于这一梦想最后能否实现，尚值得怀疑，因为它不仅仅取决于欧洲。目前，第四帝国的设计师们正在洋洋得意，对此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我的一生中，民主德国的覆亡是最令人痛心的事。然而，未来将会证明，社会主义并不会因此而在世界舞台上消

失。当然，最为重要的仍是维护和平。但不管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角度看，地球上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会因此而被取消。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乌托邦。尽管目前对许多人说来并不现实，但它是一种科学。失败可以导致新的胜利。

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我向德国统一社会党9中全会建议埃贡·克伦茨作为我的接班人。就我长期以来对他的观察，他并非是他自以为那样的人，更不是政治局所认为的那样的人。即使搞些“阴谋活动”，对他也无济于事。是他将民主德国人民推向了深渊。他试图将汉斯·莫德罗拉入党和国家领导层，也没有成功。在那些所谓横扫一切的人们及其后台的肆无忌惮的煽动下，在谣言和诬陷满天飞的情况下，10中全会所导致的不满和混乱愈演愈烈，葬送了改善党和国家的一线希望。那并非是改善社会主义，而是消灭社会主义！边界的自发开放，为业已开始的改变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为联邦德国的社会制度打开了大门。对于所有那些将自己的未来与希望同民主德国联系在一起，并为此而工作、战斗长达40年的人们，事态的发展令人有些震惊，有些奇怪，有些不可理解。即使在今天，所有这些人也应该受到感谢和赞扬。社会主义是坐在救生座上转向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有弊病吗？有的。我犯过错误吗？是的，的确犯过。然而又有谁有权认为，资本主义就没有弊病呢？它的弊端比比皆是，我不需要在这里一一历数。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它那社会的三分之二是没有前途的。眼下的现实是，我们正处于走上第四帝国的途中。即使像《星星》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在一份材料中证实，在第四帝国里，资本乃是真正的统治者，执掌着权力中枢，而现在，它又增加了民主

德国的工业实力和农业。任何人都不能说，它将是一个小人物的国家。现在，德国拥有7800万至8000万人口。“返回帝国”的口号象征着这一帝国的前途。对目前形势进行严肃分析的观察家毫不怀疑，在目前的“生活金天平”上，军事战略均势发生了有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变化，同时也有利于德国资本，有利于货币政策。作为“改革政策”的结果，作为“自由、平等选举”的结果，目前民主德国人民的处境，对于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显然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现在，选举舞弊已昭然若揭。40年的成果被毁于一旦。然而，对这些成果的记忆将是永存的！即使在将来，仅仅是业已丧失的社会安全与保障，我们孩子的有保障的未来，男女平等，法定的劳动权利，等等，等等，也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煞。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乃是为我们的解放而献身的人们的遗志，乃是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献身的许多同志和共产党人的遗志。即使在将来，世界各国人民面对着的仍然是：民主、人权与社会主义！

第二节 被解职的经过

您被解职的经过如何？

疗养休假之后，我出席了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面临着全新的形势。会议日程规定需要对政治形势表态。因为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后来引起了所谓的和平革命。

政治局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表态。

会议情况表明，所有参加讨论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认为，

我们必须向公众舆论阐明我们对民主德国局势的立场，并且指出摆脱这一危机的途径。埃贡·克伦茨访华之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他请求将其草案作为讨论以及可能作出的决议的基础。当天晚上，我找克伦茨谈话指出，我认为声明远远不够，应该经过讨论之后再做出最终决定，不应匆忙行事。鉴于匈牙利现在开放了边界，同捷克的关系中又出现了困难，许多事情需要重新研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尽管出现了困难，但人们不应该将孩子同脏水一起倒掉。我认为，我们当然必须看到形势的新变化。由于内外的变化，形势变得颇为复杂。但是，根据我们1953年实行新方针所得到的经验，我们必须对形势作出简明而普遍易懂的分析。我本人毫不怀疑，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不仅取得了成就——这一点我已强调过——而且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因此才使部分民主德国公民没有意识到，民主德国，而不是联邦德国，才是他们的祖国。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那样做，似乎我们过去只有错误和失误。无可争辩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工业、运输、建筑和农业等领域转向现代化国民经济，我们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将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现在本应制定相应的方针，凭借党和所有一切力量，切实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并且进一步争取公民们的参与；倘若没有做到这一点，应该重新恢复起来。但是，只有我们不简单地否定迄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才能做到这一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克服在筹备12大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不足。

我在政治局表态的基本点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更好地协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部工作，目的在于进一步吸引公民们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为了进一步吸引公民们

参与各级人民代表机构的工作，业已成立了若干个工作组。我曾建议“国家与法制”工作组应在它的建议中注意这一点，以便进一步活跃地方议会的工作。方法是，应像过去那样，地方议会公开议政，解决它们管辖范围的所有问题，并且作出符合公民和城乡利益的决议。为了解决问题，使公民们更加了解各县和专区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各县、市议会的各种委员会应该更加积极地工作，有的要重新成立。为达到同样的目的，人民议院及其各委员会也应吸收相应人员参加，直接向新闻界总结自己的工作，吸收新闻媒介参加人民议院全会，进一步活跃自己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7中全会之后，我曾提出过建议。我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赋予联合企业以更多自主权很有必要，要发展银行体系，通过银行体系监督联合企业。同时可考虑使某些小厂脱离联合企业，因为它们自从加入联合企业以后，一系列产品种类就没有人生产了。我敦促赋予联合企业更大的责任，在联合企业领导机构中设立监事会，扩大工会的工作范围，并且提出了设立企业管理委员会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向各乡和地方提供它们在建筑业方面所需要的手段。自主权和自我管理的想法应该落实。当时的形势是，各乡和地方虽然没有债务，但是另方面，在没有中央预算的情况下，各乡却没有支付手段。

第一天会议决定，克伦茨的草案需要进一步修改，然后再提交给政治局。次日，讨论继续进行。10月11日的声明就是在次会议上形成的。当晚，广播、电视予以公布，次日报纸予以刊登。这一声明有其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结构存在着某些问题。声明中既没有深入的分析，也缺乏必要的